

又见榆钱飘

◇梦野

故乡的那棵老榆树，不论怎样地老了，我总叫它小榆树。这样叫它，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故乡，回到了童年。

小榆树的个子不高，但我更小过它，是多少倍，不好来形容。它像一个大哥哥，春风拍着它的头，我总是痴望着。

望着，望着，小榆树赤身的枝条，绽放着青色的笑容，酱紫色的小骨朵，一串一串的，一串比一串俏艳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榆钱。我童年的美味，就从爬树中获得了。

榆钱一圈圈膨胀着，一串和另一串，有着相同的表情，但有着不同的姿容，和我们孩儿是那样的相似。看不到枝条，看不到空隙，好似春风钻不过去时，那就是一树的榆钱了。

水嫩嫩的、油绿绿的、壮朴朴的，小榆树的个子，感觉冒高了一些，但我更会觉得，它变胖了许多，甚至觉

得，那个粗巴巴的树干，喘着气，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每年春天，我是巴望着小榆树变“胖”的。它胖得很体面，那形象、那表情、那味道，是多么的自然，多么的诱人。

第一个爬上树的人，绝不是我。小伙伴们，有的是力气，如果不早行动，和他们相随，我是挤不到树干旁边的。他们上去了，在嬉笑中“噢啊”着，腮帮子鼓鼓的。在我仰望的眼神里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小枝榆钱就飘来了。

我突然感到了小榆树的疼痛，不由得叫了起来。

“不要折了，不要折枝子了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他们还在听着我怎么回应时，我已爬上了树，不在高处，但总还是可以的，毕竟我也包裹在榆钱中，包着，包着，我也是榆钱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也鼓起了肚子，在肚子上鼓起的，是小帆布袋，在小帆布袋上鼓起的，是我握着榆钱的小手。

手松开了，我就见到了母亲。

“明天，妈给你做了吃。”

“吃什么？”

“榆钱窝窝。”

我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妈，我不念书了，咱们一起种地吧。”

“不用你种，你不要操心这个。”

母亲似乎有点不情愿了，榆钱在水里泡着，水在盆里晃荡着。她擦干了手，摸了一下我的头：“你好好念书就是了。”

榆树，像个旅行者，俨然喜欢把脚落在少雨的陕北大地上。在我的故乡神木，它犹如布阵，遍及高坡、沟壑，守卫着乡亲。

那么多榆树，不论在哪里，我和小伙

伴们，都是要爬的，直到把春天爬走，一树榆叶在搜寻着我们。光阴在夜里逃走，不论我在哪里，我的嘴边还是老家的榆钱，还是那粗粗的、甜甜的、黏黏的感觉。

“行行无别语，只道早还乡。”每年在春天，榆树“胖”了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到村子，看看这个胖子，瞧瞧那个胖子，嗅着那个甜腻的味道，小伙伴们一个个围拢过来，顿时，我觉得我就是一棵榆树了。

小村每年都在变化着，乡亲每年都在变化着。我住过的石窑院屋顶墙上面的那棵小榆树，奇迹般的，也弯下腰来了，而且是向着路的那一边，守候着路人。

在我有点上火、不想吃饭、睡得不怎么好时，我更多地想到了榆钱，它是一个医者，一直在我的心头。可我不能再爬树了，有点像那棵小榆树的我，只能在每年的春天里，站在路边，看见榆钱飘飘，我悄悄捋一些吃。

那里正好有个转弯，还陡陡的。陡陡的，有我怀乡的人生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

“雨水”刚过，父母便开始忙碌。

父亲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人勤春来早，百事农为先”。母亲言：“一日春耕十日粮，十日春耕谷满仓！没有懒田，只有懒人！”首要看种子是否具备，务必查漏补缺。

早春气温还是低。一大早，父亲就打着铁锹于田边转悠，边走边巡视着田埂、水渠、土坝，需要加固的地方加固，需要修整的地方修整。时不时碰到几个同样爱到田间转悠的乡亲，寒暄几句。

牛作为春耕的主力军，出现在田野里。拂晓，父亲就将耕牛套索挂在木犁的牵引钩上，赶着牛儿走向田野。乡村的路上，梨花雪白桃瓣红，青草也钻出了土壤。到了农田，深耕耕地的黄牛自觉地沿着田垄奋力牵引，身上的绳索紧绷，像一根笔直的棍子。父亲紧握犁铧的尾巴，一声“驾”“驾”的吆喝后，便跟着牛儿的步伐前行，还不时左右摇摆犁铧尾巴，利于脱泥，犁田便有序推进。牛累了，人乏了，父亲就叫停牛儿，稍作休息后继续犁田。在牛儿默契配合下，父亲把田耙得平整、精细而美观。此时，天已亮，晨曦露，天空一碧如洗，田野一望无际，稀稀拉拉分布在田地里的耕牛俨然成为乡间一道优美的风景线。母亲给父亲送来了早餐，她竖起大拇指予以夸赞，父亲如吃了蜜饯般，干劲更足了。

母亲早就把干枯的红辣椒、长豇豆、扁豆、茄子等，串在一条条细细的麻绳上挂在屋檐下晾晒。然后，在门前的菜地里，选择一处土质肥沃、背风向阳的地块作为蔬菜苗圃。母亲挖出疏松的表层土壤，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，撒上生石灰，浇上一些水，再铺上一层农家肥，回填表层土壤，整理疏散，最后撒下扁豆、辣椒、茄子、番茄、黄瓜等种子。母亲找来一些高大的植物秆，比如江芦柴、旧竹子、树棍等，给苗圃建了一个安全而温暖的“家”，阻挡鸡鸭鹅侵袭。菜园虽不大，春种时节，勤劳的母亲却把其利用到极致。翻地，破土，撒肥，平整，播种，浇水，间苗，移栽，搭架……菜园成了母亲的一个孩子，倾注了她所有的慈爱与牵挂。

常言道：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父母深谙此理，每年把积肥当成一件大事来抓。于是，农家肥不可或缺。开春，父母将捡的各种畜粪放到池里，和着人的粪便一起发酵成地道的农家肥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还烧草灰来当农家肥，满足春耕用肥之需。

想当年，父亲是生产队队长，母亲是共产党员，自然要在队里集体劳动中起带头作用，再加之我家是困难户，全家八口只有父母是“劳力”。而常年病恹恹的母亲，不得不多出工、多上地，才能多挣工分、秋后多分些粮食。生活重担之下的母亲，却从来没有叫苦叫累，有的只是面对不易生活的坚韧与砥砺。所以，我对春天的理解，从未用“最美人间四月天”的意境去解读，更多的是从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上土”的角度去思考。因父母，在我人生之初，就给我留下整个春天劳作不歇的生命印记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送你一盆春天

◇曹春雷

朋友自山里来，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一盆花。是杜鹃，满满的花骨朵儿，苞待绽放。

这几年，朋友每年春天都进城来看我，都会带着一盆花。我也会抽时间下乡一次，去那座大山下看他。他在山下种了几亩草药。偶尔写诗，不求发表。平日子里我们很少联络，只在春天，我们互访一次，在对方家里住上一晚，喝酒，聊天，一醉方休。

这一晚，我们把积攒了一年的话说了，把一直留着的两瓶好酒喝没了，把这个城市的星星和月亮都喝醉了。人生有此一友，足矣。朋友回乡下了，这盆花留了下来，在我书房里，与我朝暮相对。坐在花前，闭眼就是深山，我能感受到清风过山谷，看得见明月松间照，听得到山涧流小溪，还有松林之上鸟鸣落如雨。

朋友送一座春山给了我。小镇农贸市场的一角，有卖花人，是一对老夫妇。大叔拄单拐，大婶视力好像有问题，看一朵花，要将脸贴上去。大叔是个奇怪的人，买花人若是不懂养花，且不打算认真学习，大叔会直接说，这花娇贵，你养不活的，还是别买了。有买卖却不愿做的人，大叔是我见到的头一个。

没顾客的时候，大叔会对他面前的花草草左看右看，满眼的欢

喜。大婶呢，在一边眯着眼，笑意盈盈。我感觉这对老夫妇守着的不是花，而是自己心爱的孩子。我买花，总要和大叔攀谈几句，求教一下花的养法。大叔对我的态度颇为满意。有次，我买了两盆花，上车要走，大叔又塞到我怀里一盆，说不要钱，送你的。我推辞不掉，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将钱放在了他的茶杯底下。

大叔给我的，不仅仅是一盆花。小区院子里，曾常见到一位修鞋的大婶。骑一辆三轮车，车上载着的，除了她修鞋的全部家当，还有一盆花。是盆开黄花的多肉植物。这盆花伴着她，风里来雨里去。她整天笑咪咪的，谁要去修鞋，总要和人拉上几句。时间久了，小区大部分人与她相熟了，女人们谁家有了烦心事，总要去找她说一说。她修鞋，还换开锁。若只是在鞋帮上跑上几针线，鞋跟抹点鞋胶之类的，她是断然不会收钱的。

今年春天，她来到小区和大家告别，说女儿一定要接她去大城市生活。众人围着，离别的话说了又说了。她眼前的三轮车上，那盆花依然。我想起我车上有一盆刚买的多肉，就端来，说是给她那盆花做伴的。她很喜歡。

在异乡的城市，她女儿家的阳台上，会多出两盆花来。她看着花，就能一眼望见故乡。

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闻一闻家乡的刺槐花

◇邓亮

我的老家位于辽西，春季时干旱少雨，土路上沙尘弥漫。雨后的路面会形成浅浅的水洼，翻越沟坎时，裤腿很快沾满泥浆。这些斑斑点点的泥，散发着特有的香气，弥漫在春天的空气中。童年时，我总盼望春雨的来临，喜欢空气中那潮湿的味道，欣赏地里嫩绿的幼苗，一切都充满了生机。

老家有条小土路，路旁自然生长着“队形”不规则的刺槐树和大杨树。冬天树枝略显萧瑟，但春天一到，刺槐花便盛开了，洁白如雪的花朵优雅地绽放，满树弥漫着浓郁的香气，这香气沁人心脾。

除了这清香，我还难忘槐花制成的美食。槐花盛开的季节，大人们会采摘槐花，制作各种槐花佳肴，共享槐花宴。虽然我曾觉得美丽的花儿不该被食用，但美食的味道很快让我忘却了这份愧疚。有时，我也会和大人一起采摘，刚摘下的槐花口感鲜滑，令人唇齿留香。运气好的时候，还能品尝到花蕊深处的槐花蜜，甜而不腻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盛夏时节，知了在树上唱歌，晚饭后，人们坐在树下乘凉闲谈。刺槐树静静地聆听，风吹过时，沙沙作响，为恬静的辽西农村增添了几分温馨。

刺槐树虽不如杨树挺拔，但生长随性。它的尖刺让人生畏，我小时候曾被扎过。然而，与其他树种相比，它的花儿确实美丽。槐树花盛开时，也是春耕时节，人们驾驶拖拉机在田地里播种。春耕结束后，院子里会栽下各种蔬菜和小花，把家装饰得既美观又实用。

许久未闻槐花香，也好久未回故土。但闭上眼睛，我总能想起它，仿佛也能嗅到家乡的味道。刺槐花美丽而朴实，让我想起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，他们宽容而善良。

——摘自《讽刺与幽默》

春是无限的

◇初程

春是有限的。所谓生生不息，不过是时间如逝。对一个具体的春天来说，春是有限的，花是有限的，春光都是有限的。

友人跟我说，她要开工了，附图一张：泥土中，一双白手套，一把锄头。推门有院，在城市里是一种福气。她是个惜福的人，总不肯让自己的院子荒着，想法儿种种点花种点菜。我看过她去年的小院，今年的盛况，大抵也能想象一二。

她干得热火朝天，一无所有的春泥之上，在她眼里，已经一片繁茂。爬藤的蔷薇，今年的表现应该比往年更好，因为前阵子她刚上过一轮肥。黄瓜、豆角，需要替它们搭架铺路，挨着墙好了。紫茄、西红柿，小院夏天的“朱紫大员”，就让它们做邻居，一齐种，一齐采，一齐打理，省事。一院荒土，早在她的想象里开始萌动，继而迎来绽放，迎来果实累累。

这是只有春天才能提供的美好。春天，在想象里生长、延伸、丰盈、壮大，渐渐无边无际。种子在春天落土，可是它紧接着破土而出，走完春天的样子，走过夏天的姿势，甚至走去秋天、冬天的身影，一瞬间好像都被看到了。一粒种子，在春天开始，就完成了它的此生。然后，每被想象一次，就完成一次。

正如春天，总是在光临大地前，老早就先走进人的心里。在大地方物尚未泄露春的痕迹时，它，早已在想象里提早到来。

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春的意义，在于许诺。它总像一个斩钉截铁的人，在荒芜之际，许下繁花似锦，许下春华秋实。不必怀疑，无数个春的经验，足以打消任何人的疑虑。

是春天的诺言，让春的有限，变得无限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当河西走廊上第一缕春风吹来的时候，腾格里沙漠苏醒了。不几日，地上绿绿一片，其中苜蓿最为可人。

魏晋时期陶弘景的《名医别录》中说，苜蓿有苦味，没有毒，对人的脾胃有好处。元朝《农桑辑要》则更为详尽，初春吃味道好，调在汤里非常香。长成以后适宜喂马。最适合种在城区周围，方便人们食用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说，大宛人爱喝酒，大宛马喜吃苜蓿，使臣带回种子，先种在肥地上，试验成功后在驿站旁边大量栽种。到宋代，苜蓿种植已经普遍，诗人梅尧臣的诗中便有一群黄牛吃苜蓿的画。

苜蓿不是野草，是饲草，有“百草之王”之誉。清明之后，浇完水，苜蓿努力几长，只需四五天，已有指头长，宽宽的叶片，胖胖的嫩条。

苜蓿遍地

◇邱士智

苜蓿一年可长三茬，人们吃的是头茬芽。淘尽，滚水煮过，最好攪一下水，撒盐，滴上醋，那滋味，那新鲜度，在这一时段，几乎无可比拟。几年前，我在乡下驻村，宿舍旁边是村民的大片苜蓿地，我们每天都吃新鲜苜蓿芽，不再满把捋，而是蹲在地里一根一根地掐，淘去灰尘直接入锅。

当地人苜蓿芽进行四季储备，滚水煮过后攪成菜团，保鲜袋密封冷冻保存，到冬天，摆到客人面前，谁还会“莫嫌贫舍无兼味”？当年大文豪苏轼到朋友家做客，也是春天，朋友端来一盘苜蓿菜，苏轼埋头就吃。而今的一些主妇们会把苜蓿嫩芽拌上鸡蛋，和肉炒一下，做成馅包饺子，是一道特别的美食。

留在记忆里无法忘却的是母亲做的苜蓿芽黄米粥饭，黄黄的米，绿绿

捧碗看花

◇苏宝大

柔地洒在乡间的大地上，春天里，油菜花就像是金色的绸缎，铺向那遥远的天际。

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洒在金色的油菜花上。乡下人劳碌了一整天，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再次捧上饭碗站在门前。此时的油菜花，比白天里看到的更增添了几分妖娆，犹如抹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胭脂，美得让人心醉，仿佛是天地间最纯净的色彩，既不高调也不张扬，却足以令人驻足神往。这个时候捧碗看花，简直美得让人陶醉，一天的疲劳瞬间就烟消云散。

乡下人，一辈子，手持锄头，脚踏大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大自然和睦相处，与天地同呼吸，与四时共命运，感受来自土地的恩赐。城市之中，人潮汹涌，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就眺望起乡村里接地气的生存方式，树立起另一个人生目标。

复盘

◇华以刚

大比赛之后，刚刚还是针锋相对，而双方告别之前，竟能平心静气复盘，坦诚交流感想。这是围棋独特的美丽风景，堪称竞技体育比赛中的奇葩。也许这正是围棋固有的文化属性使然。

话说近代中国围棋曾经大幅度落后于日本。对日本围棋照抄照搬，就形成习惯性思维。不但模仿棋艺，术语也拿来就用。“模样”“急所”“手筋”等等，几乎成为中日通用术语。共同使用汉字更增加其便利性。然而，以上两种中文统称的复盘，在日文却是各有各的说法。指导性质的复盘叫“手直”，手是着手，直是修正、改善之意。动宾结构动词在后，正是日文的标准语顺。而推敲性质的复盘叫“感想战”。感想也就罢了，凭什么叫“战”呢？且往下看。

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大出风头的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，不仅棋艺拔群，其胜负心也令人敬畏。他复盘极端认真，对于对手的意见绝不敷衍搪塞，一定要祭出最强手段，得出他认可

的结论。当然，大多数场合的确能够证明，实战中他的下法正确，毕竟水平明摆着。所以同行们戏言，小林光一下一盘棋要赢两盘，一盘是实战，另一盘是感想战。他要告诉对手：实战是你输，换一种下法还是你输。

如果一定要找鲜明对照的例子，那就要数关西棋院苑田勇一九段了。苑田天性偏于木讷，与中国棋手复盘，又多了语言障碍，话就更少了。典型的场面是：看到对手出招并辅以询问或手势时，苑田面无表情，一声不吭地在盘面上落下一子又一子。即使有译员在场，苑田也很少主动说话，只是看着对手的落子而很快落子，像在下棋一样。而对于优劣的判断之类，几乎不张口，活脱脱瞎子吃馄饨——心中有数。苑田是以“手谈”发表“感想”，不跟对手“战”。总而言之，复盘与双方的棋艺水平和性格修养密切相关。与“世界上没有相同树叶”之说十分契合，或许也为“千古无同局”赋予了别样内涵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